

河南 文史资料

1995

1

(总第 53 辑)

- 七五·八洪灾与救灾
- 我所知道的孙桐萱将军
- 《群力报》始末
- 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
- 美国传教士在鸡公山

96-3/5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七 五 八 洪 灾	驻马店特大水灾抢救工作回忆	陈 惺	4
	汝南抗洪救灾记	杨柏青	14
	奋战在宿鸭湖畔	孔繁斌	23
	滔滔洪水中的子弟兵	马富贵	34
	七五·八洪灾与救灾	姚宗堂	40

二十年代在开封和豫东（下）	李道祥	53
---------------	-----	----

中 原 人 物	热心文教事业的黄自芳	王影湖	70
	我所知道的孙桐萱将军	田瑞珍	75
	我所了解的黎广诗	王竞生	84
	建筑学家杨廷宝轶事	司 峻	90
	温故而知新——怀念父亲杨廷宝	杨士萱	97

《群力报》始末	戴子腾	102
---------	-----	-----

校 园 忆 往	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	涂心园	116
	宛城求学记	刘纯嘏	14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战 争 烽 火	跟随刘郁芬在西北	王伯骥	153
	汤恩伯部进出永城见闻	阎树梅	167
志愿军执行宽待战俘政策纪实		郭维敬	178
社 会 生 活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张仲鲁	187
	滑县五年灾害回忆	李骏轻	198
	旧社会的缠足	施景伦	202
在鹤壁工作的五年		孙卫和	205
民 族 宗 教	美国传教士在鸡公山	张凤梧	212
	意大利传教士在南阳靳岗教区	王方文	216
质疑·订正·补充		郑 平	221
补 白	上中下九流 (22)	河南第八区联立高中	(83)
	袁世凯看《捉放旅店》(96)	舞阳农谚	(101)

89527



200230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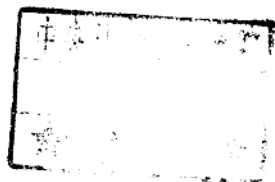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 1

(总第 53 辑)

pf3/s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七 五 八 洪 灾	驻马店特大水灾抢救工作回忆	陈 煜	4
	汝南抗洪救灾记	杨柏青	14
	奋战在宿鸭湖畔	孔繁斌	23
	滔滔洪水中的子弟兵	马富贵	34
	七五·八洪灾与救灾	姚宗堂	40

二十年代在开封和豫东（下）	李道祥	53
---------------	-----	----

中 原 人 物	热心文教事业的黄自芳	王影湖	70
	我所知道的孙桐萱将军	田瑞珍	75
	我所了解的黎广诗	王竞生	84
	建筑学家杨廷宝轶事	司 峻	90
	温故而知新——怀念父亲杨廷宝	杨士萱	97

《群力报》始末	戴子腾	102
---------	-----	-----

校 园 忆 往	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	涂心园	116
	宛城求学记	刘纯嘏	14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战 争 烽 火	跟随刘郁芬在西北	王伯骥	153
	汤恩伯部进出永城见闻	阎树梅	167
志愿军执行宽待战俘政策纪实		郭维敬	178
社 会 生 活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张仲鲁	187
	滑县五年灾害回忆	李骏轻	198
	旧社会的缠足	施景佑	202
在鹤壁工作的五年		孙卫和	205
民 族 宗 教	美国传教士在鸡公山	张凤梧	212
	意大利传教士在南阳靳岗教区	王方文	216
质疑·订正·补充		郑 平	221
补	上中下九流 (22)	河南第八区联立高中	(83)
白	袁世凯看《捉放旅店》(96)	舞阳农谚	(101)

驻马店特大水灾抢救工作回忆

● 陈 惺

1975年8月5日到8日，三号台风形成的低气压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上空停滞少动，使洪汝河流域骤降特大暴雨。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于8日零点以后相继漫坝溃决。洪水猛烈冲击下游沿河两岸，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发生的严重垮坝事故。

石漫滩水库垮坝以后，最大流量达3万秒立米，因为水库蓄水量有1.17亿立米，造成灾害较轻。洪水循小洪河向东越过京广铁路以后，大部分进入洪汝河平原，小部分冲破老王坡蓄洪区窜入汾泉河流域。而板桥水库垮坝前蓄水达6.09亿立米，垮坝后最大流量达7.81万秒立米，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洪峰到遂平县城以东受京广路所阻，一股循汝河冲破铁路后进入宿鸭湖水库；另一股北夺奎旺河冲破铁路后，绕过宿鸭湖水库，直接进入洪汝河平原。

三号台风暴雨在洪汝河流域的平均雨量达 675 毫米，产生洪水达 61.6 亿立米。其中，除薄山水库蓄水 4 亿立米、宿鸭湖水库蓄水 13 亿立米外，均先后涌入洪汝河平原。淹没范围达 1 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500 多万人，其中被洪水围困的有 100 万人。全国人民听到驻马店地区遭受特大水灾的消息以后，立刻伸出救援之手，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民航派出飞机向灾区空投食品和救生物资，保住了被围灾民的生命。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要求对各项工作进行整顿，但是，河南省的一切工作都还不上正轨。这一年没有召开专门的防汛会议，原来熟悉防汛工作的同志很多被下放或靠边站了，防汛机构严重削弱，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指挥不得力，现场的防汛工作同样混乱。当时板桥水库管理局的领导班子刚刚调整，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地区生产指挥部和水利局对防汛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结果，当水库出现险情时不仅没有做好抢险工作，也没有组织好坝下群众的及时转移。事故发生以后，抢救任务极重，全国各地前来支援，需要有力的统一指挥就显得更为突出。

我在事故发生前夕被临时召集参加防汛工作，先在省防汛办公室值班，后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维群去驻马店参加抢救工作。8 月 11 日晚，当我检查了宿鸭湖水库的险情，并向驻军交待了抢险任务以后，回到驻马店，才知王维群已回郑州。留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国务院派慰问团明天清晨到驻马店主持救灾工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建勋要我赶到李新店机场去迎接，随他陪同慰问团工作。我和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的同志连夜先坐吉普车到确山，换乘火车到李新店。

12 日，天刚亮，中央慰问团的专机就到了李新店军用机场。他

们下了飞机，换乘两架米8直升机，这时刘建勋喊我上一号机，机上前舱是隔桌相对的四个沙发座，坐着慰问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副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由刘建勋和我陪同；后舱散坐着慰问团的部分团员和工作人员。飞机起飞后，先在空中视察京广铁路以东灾区，看了平原上的汝河和小洪河。在所视察的汝南、平舆、新蔡、上蔡和西平县的范围内，见到的几乎全是一片汪洋，其中五个县城和条条块块分布的高地，如同散布在湖中的岛屿。飞机飞行高度仅50米，清楚地看到每个“岛”上都密集着灾民，被围困在洪水之中。有些“岛”因为人多面积小，或者地势低，一些灾民不得不站在水里，或者趴在树上。他们不停地向上挥手，好似既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又祈求救他们早日出险。机上的同志们都凝神地注视着机下，仿佛有无限的同情要向他们倾诉。

回李新店吃午饭以后，再乘直升飞机到铁路以西，先后视察被冲垮了的石漫滩和板桥水库。两座水库的大坝都在中部被冲开，形成了深深的缺口。这时，库水早已排完，露出干涸的库底。坝下沿河两岸无论是村庄房屋还是道路树木，都被冲刷一空，留下的是一片荒凉，可以想见当时冲击力的猛烈和为祸的惨重。机上的同志们心情都很沉重。飞机降落在驻马店临时机场上。

中央慰问团到驻马店以后，立刻听取地委和地革委领导的汇报。先由遂平县委书记汇报遂平县沿河群众的受灾情况，再由驻马店地委书记汇报全地区的水情和灾情。他们恳切地说：现在，被洪水卷走的牺牲者已无可挽回，而灾区内的500多万灾民需要援助，特别是困在水中的100多万人迫切需要拯救。灾民们仓促逃生已经五天了，只靠空投食物维持生命，白天受烈日烤炙，夜晚受寒气侵袭，已经筋疲力尽，有的人还趴在树上和站在水中，其

中的老弱妇女和儿童因为体力不支，堕入水中死去的惨剧每天都在发生。汇报的人说到痛切处，泣不成声，听汇报的人也都潸然泪下。

听完汇报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为了解救灾民，必须加快排除洪、汝河平原的积水。慰问团要我说明情况和提出意见。这次受灾严重的小洪河和汝河，在新蔡县城以南汇合后，向下到班台又分为两支：西支称大洪河，向南到洪河口入淮河；东支称分洪道，向东南到地理城，经濛河分洪道再入淮河。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洼地称洪洼，历史上是大水时的自然行洪道。现在因为大洪河的上段是在高地上切岗开通的，河岸陡峭，上游水位升高而河流量增加甚少。分洪道虽然地势低下，但在进口处修有班台闸节制流量，因而也不能有效地扩大下泄流量。洪洼已被围垦，失去行洪能力。因此，班台以上虽然平地水深3~4米，同时淮河水量并不大，而洪水仍然壅积难下。当今之计，唯有在班台以上的刘埠口附近决开小洪河左堤，提早泄入分洪道，并炸开洪洼中的隔堤，使洪洼也行洪，以加快洪水下泄入淮。

13日清晨，中央慰问团分成几个小组，分赴灾区各县视察慰问。团长纪登奎部署我和慰问团员、水利部的盖国英同去察看大洪河，以决定是否采取分洪措施。我们乘直升飞机从驻马店到班台，向下往返对大洪河和分洪道察看，然后回到驻马店。纪登奎让我和盖国英先讨论，他坐在一旁听。我们先讨论大洪河和分洪道是否阻水。自班台以下，在大洪河和分洪道上多处可见一段水流平静，一段水流湍急，激起浪花和漩流，这正是在河道峡口上所常见的现象，说明河道上有阻水卡口。然后讨论是否应该分洪。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考虑：一种考虑是现在上游已经成灾，如果分洪，则会造成下游也成灾，使水灾搬家；另一种考虑

是现在灾区晚一天退水，则要多死亡一些人，分洪虽然可能扩大淹地面积，但主要是分洪道和蓄洪区，又可以早做准备，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我们下不了决心，这时，一直静听的纪登奎起身说：“不用再讨论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救人，为了救人，多淹地也是值得的。”

午后，纪登奎指示我和盖国英再乘直升飞机去新蔡，接正在新蔡县视察的副团长沙风，陪同他在空中视察大洪河，然后返回驻马店。我们乘直升飞机到新蔡县时，沙风还在乡下视察，没有准时回到县城。因为新蔡县没有供直升机启动的设备，飞机不能熄火。等到沙风赶到时，飞机所剩的油已经不够使用，只得直接返回驻马店。

晚饭后，等到9时许，我估计当晚不会再有什么任务，就离开慰问团驻地回到招待所。由于四天前从郑州出发时走得仓促，没有带换洗衣服，这时我的汗衫和衬衫都已发酸，我脱下衬衣泡在盆里准备洗一洗。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赶到慰问团，纪登奎和刘建勋在等着我。纪登奎对我说：“国务院要研究加速排水的问题，决定由你陪同沙风、盖国英去北京汇报。”我听完后匆忙出门，准备回招待所穿衣和取资料。刘建勋跟着追出来，埋怨我说：“为什么走得这样急？我还有话向你交待。这次见到国务院的领导，就说河南遭此大灾，感谢中央派慰问团来主持救灾工作。省委没有更多请求，只求中央批准加快排水，抢救困在水中的灾民早日脱险。”我点头答应。跑回招待所，从盆里捞出衬衣，拧干穿上，赶到临时机场。直升飞机于晚10点自驻马店起飞，11点到李新店机场，换乘三叉戟飞机。

14日零点15分，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国务院派来的汽车已等在机旁，我们上车后直驶国务院。一路上看到白天十分热

闹的首都街道，这时车少人稀，一片寂静，进入国务院会议室，觉得忽然灯火通明，国家有关部委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早已坐好等候。沙风、盖国英和我坐在中间长桌的一侧，李先念副总理随即进入会议室，坐在我们的对面，并要水利部长钱正英和军委的负责同志坐在他的身旁。沙风首先汇报慰问团的工作情况和加快排水的意见，我说了省委的请求，李先念又问了盖国英一些具体情况，然后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就同意炸开哪里嘛。”我重复说了希望炸开小洪河左堤、洪洼圈堤和河上的阻水堤坝的意见，并在地图上指出刘埠口的位置，李先念征求了钱正英的意见后，表示同意。他指示由武汉军区和驻在南京附近的舟桥部队日夜兼程赶赴现场，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要钱正英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

在钱正英起草时，李先念又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说还有宿鸭湖水库没有脱险。他要我立刻和省委主持工作的同志打电话，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水库安全。并指出如果出问题，它就是“催命鬼”。我和王维群通了电话，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钱正英起草好了联合命令。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3点，李先念吩咐开夜餐，每人一碗绿豆稀饭、两根油条和一碟小菜，所有的人都吃得十分香甜。国务院工作人员问我们是否需要休息，沙风回答说不需要，要立即赶回驻马店。

我们来时一样，坐三叉戟和直升机，于14日晨6点返回驻马店。纪登奎、乌兰夫、刘建勋和武汉军区的参谋长等正在慰问团住的院内等候。我们围坐在一张方桌周围，沙风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纪登奎决定：由沙风任组长，盖国英和我为成员，组成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由武汉军区的领导人随同小组，负责执行排水任务。我又汇报了李先念要确保水

库安全的指示。纪登奎说：“如果水库出问题，我们就下地狱，决升不了天堂。”要我立即说出灾区附近每个大型和中型水库的位置、工程规模和防汛任务的大小，由军区派驻军到水库负责防汛。我每说一个水库，武汉军区参谋长就说出这个水库附近的驻军情况，并决定担任防汛任务的具体部队。汇报后，我随沙风、盖国英以及驻马店地委书记苏华等乘直升飞机去新蔡。县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一艘柴油机船，作为指挥船。我们在南关上船，这时不需要遵循什么航道，陆地可以行舟，道路田地都埋在水下，只有少数大树和电杆在水面上露头。我们约在上午10点到了班台闸，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令德已经守候在那里。他登上指挥船和我们联络，说明以后由他随同指挥小组活动，接受和执行任务。他报告说班台闸已经装上炸药，请示可否开始爆破。沙风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征求盖国英和我的意见，同意将指挥船退出危险区。只听一声巨响，我们再到闸前，所有闸门、胸墙、桥面和部分闸墩都被炸去，洪水汹涌向分洪道流去。扩大分洪的口门打开了。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去炸小洪河左堤了。我们循大洪河向下察看洪河口，然后转到东面的地理城，再循分洪道向上察看，至深夜，经班台回到新蔡县城。实地察看完全证实在飞机上所看到的现象。在练村、顿岗、黑龙潭、方集等几处束水河段，卡口以上水流受阻，流速缓慢，而卡口以下水面突然放宽，形成跌水。大洪河与分洪道之间的洪洼圈堤，虽然在顺堤上已有几处决口，洼地已经进水，但上、下格堤未破，不能行洪。察看后，我们对应该炸开的堤、坝已经做到心中有数。

次日，即15日，舟桥部队已经日夜兼程赶到，安徽省委也派来负责同志，配合做好群众的疏导工作。我们指挥小组再次出发，一共用了两昼夜时间完成了预定的爆破任务。当我们于16日凌晨

3点返回新蔡县城时，由于水位下降，指挥船已不能开到南关，只能停在靠河边的码头了。新蔡水位14日最高达38.63米，平地水深3~4米，洪汝河平原积水最长达35亿立米。14日炸开班台闸和15日完成其他爆破任务后，水位迅速下降，被洪水围困的灾民得救了。由于加快排水，洪河以下的滩河流量增大，启用了濛洼蓄洪区，多淹了蓄洪区17万亩耕地，此外，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直接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安徽人民的支援下，驻马店特大水灾的抢救任务胜利完成了。痛定思痛，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总结工作。首先，中央慰问团于8月21日和22日，在郑州召开了有水利部和淮河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参加的座谈会。以后，水利部组织了全国的水利机构、有关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的专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于12月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工作会议，进行了总结，综合起来，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三条：

第一，水库设计标准偏低，对超标准洪水又缺乏考虑。石漫滩、板桥水库分别于1956年进行了扩建，当时我国的水文资料很少，记录系列很短，对稀遇洪水的推算很不准确。建国初期我国还没有自己的设计标准，照抄苏联的水工建筑物标准进行设计。以板桥水库为例，采用1%频率设计，0.1%频率校核（即通常所说的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遇）。推算出的校核频率的三天降雨量为530毫米，洪峰洪量为53083秒立米，三天洪量为3.3亿立米。据此决定水库的最大泄洪能力为1742秒立米，最大库容为4.92亿立米，其中调洪库容为3.75亿立米。而“七五·八”暴雨中心在板桥附近的林庄，最大24小时降雨量为1060.3毫米，最大三天降雨量1605毫米。板桥以上流域的平均三天降雨量为1007.5毫米，

入库洪峰为 13000 秒立米，三天洪量为 6.97 亿立米，均超过 1956 年加固扩建标准的一倍左右。如果水库不垮坝，根据推算，最高洪水位将超过坝顶 2.44 米，超过防浪墙顶 1.14 米。过去常说，防洪工程的设计标准是有限的，但对人民的责任是无限的。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防洪只能有一定的设计标准，但是，这决不是说对超标准洪水可以放任不管。这次特大洪水更提醒我们：全局的，尤其是局部的特大灾害随时可能发生，要事先计划好应急措施，包括分洪和蓄洪措施，这样才能避免临时张皇失措。

第二，在管理工作上存在失误。首先，1965 年和 1973 年河南省水利厅曾两次对大型水库安全标准进行复核，发现许多水库未达到安全标准，其中包括板桥和石漫滩水库，提出需要再一次进行扩建，由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未能作出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本应降低兴利水位，增大调洪库容，并加倍警惕，以防不测。但是由于大水之前天气偏旱，驻马店地委雨前电报通知各大型水库：“可能出现伏旱，不要轻易放水。”板桥水库 8 月 5 日 8 点蓄水位比规定水位高出 1.18 米，超蓄 3200 万立米。虽然超蓄水量只占整个来洪量的 5%，不是造成水库垮坝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反映了在水库运用方面的麻痹大意和重兴利、轻防洪的思想。其次，防汛方面的准备不足，指挥失当。当水库险情紧张，需加固防浪墙和炸开副溢洪道上堵坝时，发现麻袋、铅丝、炸药等防洪物资准备不足或没有准备。8 月 7 日下午，两座水库仅有的电话线路又被冲断，使省、地的防汛指挥中心与水库完全失去联络。特别不应该的是，当板桥水库险情明显，遂平县委组织沿河群众撤退时，地区生产指挥部一位副指挥长还指责遂平县“搞乱人心”。

第三，应该全面贯彻治淮方针，实行统一治水和管水。治淮开始时，政务院提出“蓄、泄兼筹”的方针。30 多年来，山区的

蓄洪工程修得比较多，提高了山区的蓄洪能力。但是淮河进入平原以后，有些河道不仅没有很好提高防洪能力，反而侵占了原有的行洪道和蓄洪区，甚至设置了很多阻水障碍，削弱了河道的蓄泄能力。长期的实践证明，必须因地制宜地全面贯彻治淮方针：山区以蓄为主，平原以排为主，蓄泄兼筹，综合治理。河道的上、中、下游是一个整体。这次特大洪水的抢救工作，是在下游承担损失的情况下完成的。再一次证明按流域统一治水和管水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当发生大范围的大洪水时，必须强调服从全局；当发生中、小洪水和局部大水时，应该尽量照顾局部。这样，才能把自然灾害缩小到最小限度，发挥水利建设的最大效益。

“七五·八”特大水灾过去近 20 年了，现在，全国的水库的安全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统一治水和管水也有显著进步，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牢记以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水利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以告慰在水灾中牺牲的人们。

（本文作者陈愷，江苏南京市人，1921 年 7 月生。1944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河南省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已离休。）

本文编辑 王锡朋

汝南抗洪救灾记

杨柏青

1975年8月，驻马店地区连降特大暴雨，位于上游的泌阳板桥水库垮坝，洪水泛滥，殃及泌阳、汝南、遂平、西平、平舆等县。我时任中共汝南县委副书记，曾在抗洪抢险及生产自救第一线工作，当时情景，虽已过去近20年了，但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

1975年7月间，我从中共汝南县三桥公社党委书记调任汝南县委副书记。这月27日，突降大雨，日夜不止，把脸盆放到屋檐下，不到10分钟就能接满一盆水。这情景实属罕见。直至8月4日天气仍未转晴。

8月7日上午，我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开会，约10点多时，特大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整个县城笼罩在白花花的雨幕之中。会议室周围积水达50厘米深。不一会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杨青山、徐锡铭赶来汇报说，城关低洼处居民屋里进了水，北关桥面漫了水，交通受阻。接着，粮食局长郭应才告急：城关西南角大仓进水了，且势不可遏止。城关险情严重。与此同时，乡下电话连连报险，形势十分紧急，于是，会议遂中断。县委一面组织城关镇青壮年民工用麻袋、编织袋装土护桥保城，一面指令粮食局组织干部职工防水护仓，确保大仓粮食少受损失，并立即布置了全县的抗洪抢险工作。